

■青春岁月

我上铺的姐妹

□胡萍 文/图



37年前，我们这些来自不同城市，不同岗位，有着不同阅历，不同年龄的年轻人，走上高考的独木桥，并突破重围，顺利得到那份弥足珍贵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记得报到那天，我被分到女生宿舍的302寝，当我手提肩扛的把行李、脸盆、旅行袋等物品拖到宿舍时，已有一位学姐先人为主，学姐是个退伍军人（现旅居澳大利亚），长的漂亮且非常干练，热情而麻利地帮我铺好床铺，放好物品，我好生感动。我们边聊着，同学们也陆续到了，wl是最后一位到达的，她一进屋就立刻使宿舍的空间变得狭小了，1.76米的身高，大约150斤的体重，五个人齐刷刷的仰视着这位“巨人”，心里发出了由衷的感叹。由于她是最后一个报到的，宿舍中只剩我上面的铺位，我们自然成了上下铺。

wl是个爱学习，勤思考的人，在上大学前一定读过很多书，在我们对《资本论》还一无所知时，她就能如数家珍的论述着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解读马克思深刻阐述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

及其内在矛盾，听得我如醉如痴。我们常常坐在宿舍听她讲拿破仑、蒙哥马利、艾森豪威尔等世界知名军事家指挥的著名战役，让我们深陷这些战役中久久不能自拔。

由于wl对历史的偏爱，在上大二时，她在另一所大学选修了函授历史专业，每天见她乐此不疲的徜徉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看来很枯燥的东西，她却学的津津有味。学到兴处，一定要吐之为快，我们自然成了最好的听众，每天都有新知识向我们传授。

1982年，我们毕业各奔东西，分别之后，竟然再没见过面。

我知道她在大连，三十多年来，每次去大连，都会利用开会或学习的空闲时间打电话找同学千方百计打听她的下落，但终无果，每次满怀希望而去，深怀遗憾而归。

我经常会在梦里梦见wl高大的身躯，爽朗的笑声，引人入胜的故事，梦见她挑灯苦读的身影，梦见与她漫步在校园的林荫路上，畅谈未来和理想……

想你——我上铺的姐妹！

■图片故事



乡村女投递员

□陆琴华 文/图

这是三年前的一张照片，再过四五天就是2012年的春节。

那天寒风刺骨，大雪如鹅毛一般地飘着。安徽固镇县一个叫三里村的一户老夫妻门口停着一辆电动三轮车，这是小镇邮政支局女投递员耿瑞芹的电瓶车。耿瑞芹在给这对老夫妻送汇款单。这对老夫妻的孩子在外打工，要过年了，老夫妻的儿女就给在家的父母寄了一千块钱的过年钱。那时的耿瑞芹身体不好，重感冒十多天，一连挂了好多天的水，刚刚有所好转，可是经这寒风一吹，耿瑞芹的感冒又加重了。不过，老人能准时接到儿女从千里之外寄来的过年钱，耿瑞芹无怨无悔。

耿瑞芹所在的镇有13个自然村，几十个小庄子，偏僻，零散，路又不好。晴天尘土飞扬，雨天道路泥泞。此前就有几个男性投递员因条件艰苦，环境恶劣，先后辞职。他们长的干半年，短的才一两个月。可是耿瑞芹从2010年12月开始在这个镇从事乡村邮件投递工作，直到今天没有流露过一点的埋怨情绪，每天迎着朝阳乐呵呵送邮件，又披着晚霞乐呵呵地回到单位，工作尽心尽责，从没出现过什么差错。

送邮件是职责，其实也送去了一份又一份的爱心。在去往乡村送邮件的过程中，耿瑞芹常常碰到一些生活没有着落的老人。欧圩村胡庄的邱圣英老人，已经78岁了，年轻时丈夫就去世，没有嫁人，一直和唯一的一个女儿相依为命。前几年邱圣英50出头的儿女又因病离开了人世，从此邱圣英老人无依无靠，生活陷入了低谷。更让人揪心的是邱圣英老人腿还有残疾，出门都离不开拐杖。耿瑞芹知道邱圣英老人的遭遇以后，在到欧圩村胡庄送邮件的时候，都要顺便到邱圣英老人那儿坐一坐，陪老人拉拉家常。下班了，耿瑞芹还会在街上买些水果和点心送给老人。邱圣英老人牙口不好，吃不了硬东西，耿瑞芹就从街上买来面条送给老人。邱圣英老人的女儿去世了，可是邱圣英要是一看到耿瑞芹来到了她的面前，离开人世的女儿似乎又回到了她的身旁。

“低树诃胜叶，轻香增自通。”这是描写蔷薇的两句诗，耿瑞芹是固镇县唯一的一名女投递员，如一朵蔷薇盛开在固镇县乡村的邮路上，芬芳四溢，美丽多姿。

女人自怀胎分娩做了母亲，就踏上了哺育儿女、为儿女操劳的漫漫征途，哪怕到她生命的尽头，依旧有满腔无声的牵挂和爱。

侥幸在拮据艰难的岁月里存活下来的体弱多病的五兄妹，则成了我母亲一生“甘愿并痛苦着”为之付出的重负。为了我们，她耗完了自己的青春和全部。

母亲是受媒妁之言别无选择地嫁给了父亲。父亲的脾气是点火就着，平时说话也像打雷似的。他们俩打了一辈子的架，母亲曾不止一次地流着酸楚的泪水说：“要不是为了那几个可怜的孩子，我早骑着马儿走了。”不幸的婚姻，注定了母亲一生都无法逃脱悲伤。

平凡、平实、平常的母亲一辈子也没有离开过一个“穷”字。她新婚时，只有一间低矮破旧的土窝。回门时，小脚祖母威严地指挥一伙人叮当五地将洞房里借来结婚用的摆设全部搬走了，连挂着双喜字的门帘儿也卷跑了。家徒四壁，挑门另过，家里穷得连耗子也不进，欠生产队的债，滚成了小山。

母亲是任劳任怨的耕牛，默默地岁月的田野里超负荷耕耘，挤出的是奶与血，自己尝遍了人世间的苦楚。

半大脚儿的母亲，每天与爷们一道起早贪黑地下大田里劳作，一天也只能挣上7.5工分。而且，每每收工回来，汗珠未



■家庭相册

母亲

□杨保川 文/图

干，她又无怨无悔地承包了家里所有的家务活。深夜，还要在灯下纳鞋底、织纱活儿，一针针的，直到月上三竿。

都说儿的生日娘的难日。母亲生了十七胎，尽管只有我们兄妹五人存活，但每一次生产，都把多灾多难的母亲一次又一次推向鬼门关。因为长期营养不良，我们兄妹五人，全都是靠母亲熬的白面糗糊，一勺勺、一口口喂大的。

小时候，更为难熬的是寒风呼啸的漫长冬夜，家里缺烧少棉。上小学前，母亲、我和弟弟妹妹四人滚土炕，同盖一床破旧的棉被。每晚，母亲只得侧身而眠，露出她半个身子。三更里，她时常被冻醒，她却悄无声息地

为孩子们掩好被角儿，用地暖暖的软软的胸膛和厚实的脊背偎着她幼小的儿女们。

日子的清苦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几个孩子在童年时，别提什么玩具，就连一分钱的糖块，一年也难得吃上一块。但是，隔三岔五地，母亲收工回家，总会变戏法儿似的从袖筒里，带回几个蚂蚱、小鸟、柳笛什么的，逗我们开心。

我家房后就是村大队的院落。“文革”岁月里，地富反坏右差不离天天到大队部院内集合。不是挨批挨打，就是去劳动改造。这时，母亲就主动地给他们提来了瓷碗和一壶开水。遇见打人的场面，母亲就不顾一切地跑过去，和颜悦色地劝解：“轻

点，好歹是一庄人呢，过去他们有不，慢慢改。”

那时，我正直的母亲并非敌我不分，也不是先知先觉于以后的人世变迁。而是，她行为处事，始终遵循着她的原则：本份，与人为善。她善良的心地，容不得别人吃苦、受罪，宁愿世上所有的苦水都注入她自己的心中。

几十年来，母亲一直用她本份的无声的行动，教育着她的儿女该怎样做人，怎样生活和处世。母亲用她的心、她的血、她的品德，沉淀成她儿女们骨中的钙、血中的铁、汗中的盐。她的善良，她的爱早已在儿女的心中生成一棵树，生根，抽芽，一个又一个冬夏。

我的母亲大名叫陈月敏。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如果有，那就用笔写下来，为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为头，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可以是今天的故事，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800字左右。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每篇800字左右，要照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每篇500字左右，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头，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以一个故事为主，800字左右，有1至3张相关图片）。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小故事（每篇300字一张图）。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